

我们曾经相爱

肖复兴

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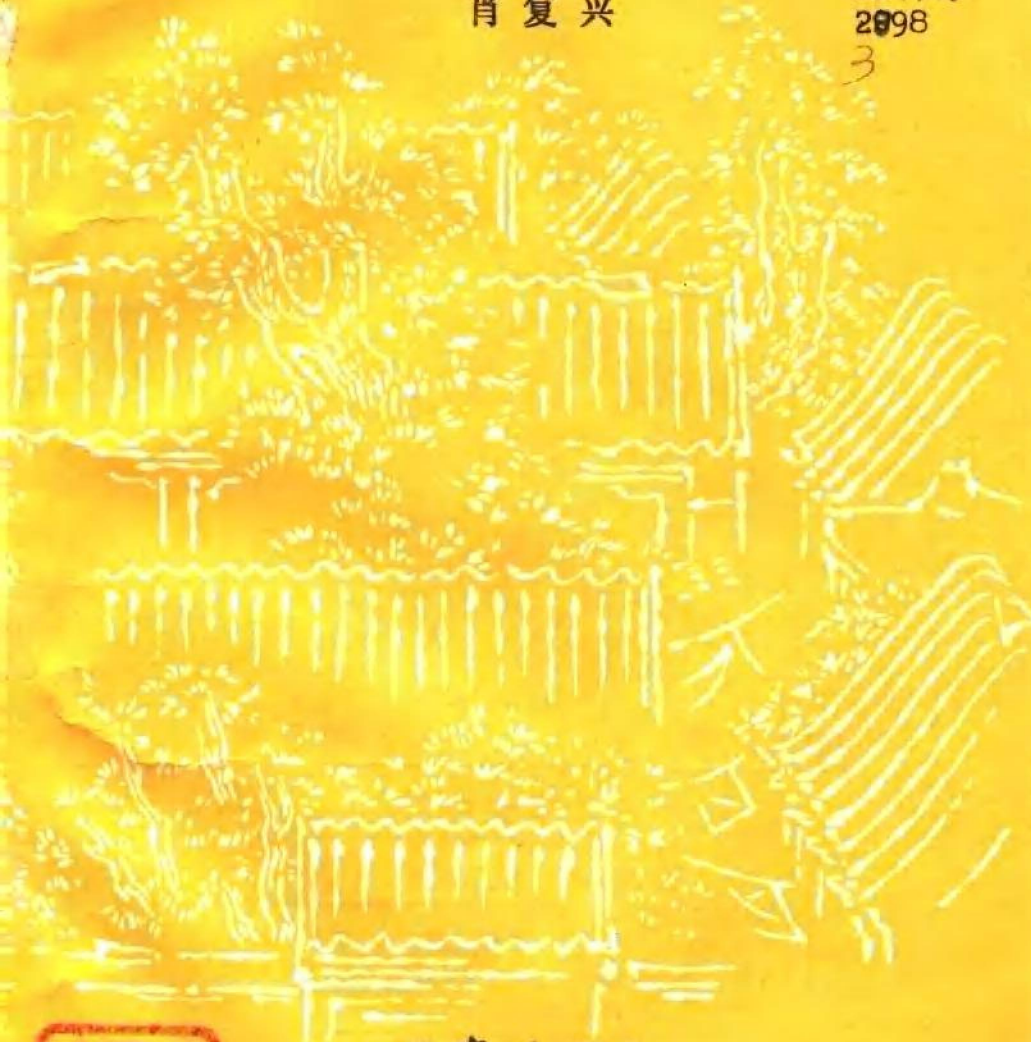
BK 78/22

我们曾经相爱

肖复兴

I247.5
2098

3



作家出版社

B 420011

我们曾经相爱

肖复兴 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文物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.75 插页：2 字数：286 千
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：0001—22,5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248·0106 定价：2.70元

每个人都是一本打开的书。

——题 记

内 容 提 要

在北京前门附近，座落着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粤东会馆。解放后，它变成了一个大杂院，一系列既十分荒诞，又极为真实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——

一对六十年代的大学生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感情弥笃，却因为出身不同，被迫割爱，结果男的因疾病折磨而死，女的倍受感情的煎熬。酿成这场爱情悲剧的不仅有社会的责任，还有他们亲人和他们自己的责任……

一对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年人，由于艰难的生活和自然的情欲，蒙辱含垢地走到了一起……

兄妹二人同在内蒙兵团的一个连队，妹妹被指导员奸污了，哥哥为她雪恨报仇，却饮弹而亡……

一个昔日的“赤脚医生”，今日的公司老板，由于灵魂的丑恶，与同院的一位姑娘形成着一种畸形的情爱关系……

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普通大院中的普通而平凡的人们，酣畅淋漓地抒写了他们想爱而不敢爱、不能爱、不会爱的心理历程，力图展现出“文化大革命”为什么爆发的上上下下的原因和基础，这场“革命”爆发之后带给我们整个民族和人民性格、价值观念、道德观念诸方面的变化和发展。

作品采用了涵盖面较广的放射式结构方法，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，将人物的外在活动与内心活动贯通起来，将余味无穷的市井描写与洞幽发微的哲理思考烩于一炉，具有较深广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。作品的故事情节生动，语言朴素自然，具有较浓郁的北京地方特色。

第一章

1

北京的人真多。别说象王府井这样热闹的商业区，人挤人，象下满锅的饺子，就是一些偏僻的小胡同，也是人流不断，一辆接一辆的自行车如汛期的鱼群一样，叮铃铃的铃声吵人的耳朵。似乎，处处都在放假，人人都在过节。

这是曹安静回到北京的第一个感觉。

将近二十年没有回北京了。这次来到北京，正赶上十月金秋，北京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节。临来之前，丈夫和两个宝贝女儿都说她有好福气呢！可就是人多，真让她眼晕。过人行横道，一听汽车喇叭在呜呜不停地叫，她的心就象小把儿紧紧攥着似的。近二十年没有回北京，准确地说，自从一九六八年回过北京，至今十五年生活在东北靠近松花江的一座小城。十五年，人生当中一个不小的数目字呀！它是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习惯，再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的。她清静惯了，实在不习惯这种嘈杂、拥挤和喧嚣。

挤公共汽车，真要点儿功夫哩。北京人把乘公共汽车叫做挤公共汽车，用词真准确。许多人似乎都练过一套少林寺或者霍元甲、陈真之类的功夫，要不然他们怎能挤上车，占上座位呢？等了好几辆车没有上去，这一辆车，曹安静好不容易最后一个

挤了上去。谁知车门刚要关上，又跑来一个人，一个箭步登在车子的脚踏板上，两只胳膊顶住车门，嘴里冲曹安静唤了一声：“使劲往里挤！”便自己先使劲挤了起来。曹安静的后背感到有两个青春弹性十足的乳房在颤动。好家伙！小姑娘也都不善哩！

车门总算关上了。车总算开了。前门总算到了。跳下车，曹安静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。即使再挤，人再多，自己再不习惯，曹安静也要到这里来的。来干什么呢？她说不清。就在靠近前门打磨厂的一条胡同里，曲径幽深，里面藏着一个不小的大院。在那里，她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，以及青年最初那几个甜蜜的年头。可是，这一切早都如飘逝的梦，一缕缕散去，淡得如同不知续过多少次水的茶。而且，她的父母早已经不在人世，唯一一个小弟弟也安眠九泉。她回这座大院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？可是，当她突然接到了要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委组织的这次大会的通知时，当她坐上火车，躺在卧铺车座里睡不着觉，望着昏暗的车窗外，一闪一闪的远处灯火象流萤飞动的时候，回大院看看，看看！这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她的心房。她笑自己竟如一个小姑娘，居然柔情似水缠绵起来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女人嘛，她毕竟是一个女人！因此，当她来到北京，到大会报到处报了到，在下榻的房间里安置好，便想趁着大会开幕之前的空隙，抓空儿赶紧到大院里看看。

十五年的梦啊，她不想追回，也不想重温。她只想作为一个阔别多年的游子，偶然路过这里，顺便看看，象看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。如此而已。以后再来北京的机会不能说没有，但总不象北京人逛王府井那样方便了。

前门一带没有什么变化。只是箭楼油饰一新，新修了一条

地下人行道。西河沿把口的华北楼饭店依然健在，胡同口照样窄得很。它的马路对过，便是打磨厂口，除了口北面大广告牌上画有即将上演的《火烧圆明园》的电影广告、华姿系列化妆品之类八十年代新产品广告，口南面大北照相馆橱窗里新摆上的女排运动员郎平、周晓兰一些人从秘鲁捧回冠军奖杯得意洋洋的彩色照片外，其他还是老样子。专门卖炸糕、糖耳朵、艾窝窝的小吃店还在，甚至连挨着小吃店不远的一家文具店也还在，门脸儿还是老样子，而且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专门卖处理品。以前，她没有少到这里买处理的笔、本和橡皮、尺子、圆规……

大院呢？她二十年没见的大院呢？可曾有些什么变化……近乡情更急，她越发想看看那座大院了。

2

那里原本是一家会馆，叫粤东会馆。打磨厂一带，一是店铺多，二便是会馆多。自从隋炀帝设立进士科，一直到明清时，科举制度日益完善，一到辰、戌、丑、未的会试之年，各地文武举子荟萃京城，总得找个吃饭睡觉的地方。开始，便租个单间，有钱的住什么“状元吉寓”，没钱的赁小寓所。据说，北京城第一座会馆，是位在史局里任职的官吏，在明朝嘉靖年间建的。所谓会馆，便是一个地方进京考试的同乡举子聚资合建的，为的是籍有稽，游有业，困有归。这座粤东会馆，相传为嘉靖四十五年，一些广东老乡合资兴建。当年，建在广渠门内，名曰“岭南会馆”。那地方赶不上打磨厂一带兴旺、热闹，加之这些穷秀才钱财有限，会馆盖得如同小破庙一般，渐渐破

败、凋零了。自从会馆在京城一建立，商人们也纷纷来了，卖些书籍、文具、纸张、饮食之类。这样，会馆里便不再是清一色的读书之人，商人亦住了进来。商人多的是银两，有的会馆便靠商人重建、修建、扩建起来。粤东会馆便是商人们出资出力，把广渠门内的“岭南会馆”移到打磨厂，改名为“粤东会馆”的。建馆时立了一座石碑，端坐在院内的影壁旁，相传碑文是顺治皇帝的御笔。这样一来，这座粤东会馆自然声名大噪。在前门外一带，其它一些会馆，比如鲜鱼口的南康会馆、长巷头条的汀洲会馆、草厂十条的湘潭会馆、新开路的常山会馆、高庙胡同的芜湖会馆、芦草园的京江会馆、鸾庆胡同的粤西会馆、墙缝胡同的泸溪会馆、大蒋家胡同的贵州会馆、猪市大街的南康会馆……统统不能和它项背比肩了。

另外，使粤东会馆非同一般会馆的，还在于居住在这里的，曾经有风云一时的显赫人物。早在明末年间，锦州总兵袁崇焕被诬杀斩首，就是被人偷偷将袁崇焕的头埋在原广渠门内的会馆里，表现了它的侠骨忠义。一八九五年，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建在这里，一八九八年，保国会又在这里成立。梁启超、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物往来于此。民国元年，孙中山先生北上至京，也曾住过这里。自然，这都只是老辈人的传说，谁知道是实有其事呢，还是以讹传讹，只是为了给粤东会馆脸上贴金，壮壮门面呢？不管怎么说，粤东会馆确实历史悠久，正经堂皇、风光过一阵哩。

曹安静的家，可以说是这里的老住户。曹安静的妈妈麦素僧便是建这座粤东会馆的商人的四世孙女。不过，自打曹安静记事，她便没见过这里的堂皇。大门口的高台阶，已经磨损，被脚踏出的凹槽，常常存着雨后的积水。黑漆大门已经斑驳脱落，象长满老年斑的爷爷。门上一对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

长”的对联，要仔细辨认，才可以依稀看出来。只有门旁蹲着的两只石狮子，威严依在，双目瞪圆，似乎在眺望往昔的好时光。

进得大门，是一条挺宽敞的门道，只是有些黑，一旁是屋子，门房居住的地方。过了门道，是前院，说是院，其实不过是方砖铺地的空场，两旁是凹低下去的沙土地。相传是举人，秀才进京赶考，商人出入买卖，安放车马的地方。牲口撒撒欢，蹭蹭蹄子，打打滚儿，沙土地是个好场所。角落还有一口水井，饮牲口自然也方便得很。以后，交通工具发达了，车马不用了，改用洋车、汽车了，沙土地却没人，也没有力量去改造它了。只是水井被填了，下面安放了自来水管，全院的水表就安在那里。

过了这片空地是一块影壁，遮住了院内的一切。影壁的旁边便是相传顺治皇帝御笔的石碑。可惜，碑文已经模糊不清，辨别不出来是顺治呀，还是康熙的手笔。不过，石碑依然可以称做为大院一景。它的内容不在于碑文，而在于碑下。相传建会馆的麦家商人，曾将一批硕大财宝埋在碑底下，一说是安神土地爷，保持这里风水常在；二说是为了给他的后代留下万贯家私，要看谁最孝顺、有德有才，方才告之财宝埋藏在碑下的位置。所以，这座碑一直是麦家重点保护对象，也是全院里谜光闪烁的地方。

绕过石碑和影壁，是中院。它没有院墙，与两侧的东西厢房相通。院正中是一溜三间坐北朝南的正房。房子高大，磨砖对缝，凌空飞檐，很是气派。起初，这是供奉神灵、孔老二之类的地方，儒道杂陈，不伦不类。后来，它们成了麦家的客厅。以后，麦家添丁进口，房子不够住子，便分三间住下姐弟

三人。再以后，麦家开销入不敷出，将这三间大房租了出去。几经易主，全国解放的前一年，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机械工程师，名叫钮鸿达，包下了这三间大房。钮鸿达祖上是江南富商。爷爷是个洋务派，戊戌变法失败，便从东洋流落到北欧，以后又到北美洲，开办一家饭店，专门经营中国菜，发了洋财。钮鸿达本可以在国外过着舒适而豪华的生活，可是，他偏偏不听父亲的劝告，跑回了中国。有人讲，他是个热血青年，抗战胜利了，想回到祖国，施展施展父亲未竟的抱负。有人讲，是因为他有一位钟情的情人在祖国，他抛舍不下旧日的情意。谁知道他究竟是为了什么！他住在这里时，已经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，和一位天真可爱的小姑娘了。小姑娘叫钮心慈，和曹安静一般大小。刚来的那年才八岁。

中院的正当中，不知是哪个年月，种下了三株枣树，枝子高得漫过了房檐。每年中秋节前后，一颗颗尖脑袋，圆肚子的大枣，红彤彤的挂满树，阳光下，耀眼得象一盏盏小灯笼。它成了中院的象征。所以，人们叫惯了口，称中院叫枣树小院。曹安静和钮心慈就是在这枣树下认识的。钮心慈帮助爸爸从车上往屋里搬书。爸爸搬一箱一箱的书，她搬零散的一本一本的书。曹安静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呢！她捧着书的姿势可真逗，挺着小肚子，活象企鹅，走得慢得要命。一不留神，从枣树上掉下几条毛烘烘的绿虫子，大家叫它“吊死鬼”的，正巧落在她捧的书上，吓得她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书掉了，人也摔了一个跟头。曹安静上前扶起了她，帮她捡起了书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们就这样认识了，而且成为好朋友。

越过这座小院，再里面是后院。这才是真正的院，高高的院墙，骑着鱼鳞瓦，镶着月亮门，煞是气派。院里栽着蛇豆，葡萄架和紫藤。墙上爬满“爬山虎”，夏天，绿茸茸一片；秋天，红彤彤一片。不过，这里栽得最好的要数那一架紫藤。一到六月初夏，紫藤花一嘟嘟，一嘟嘟，挂满架上，老远就能闻见它的香味。小花随着风摇曳，宛若一只只翩翩起舞的紫蝴蝶。风稍稍大点儿，花瓣被吹过院墙，落得道上一片一片的，紫莹莹，真好看！让人走路都小心，不忍踩上去呢。人们把后院又叫做紫藤小院。

曹安静就住在这里。

她爱把紫藤花一瓣瓣串起来，编成一个花环，戴在头上玩。她常常趁着大人们午睡的时候，悄悄地叫上钮心慈到紫藤小院里玩。平常的时候，那扇月亮门总是紧关着。爷爷厉害得很，不准别人家的小孩进来的。她和钮心慈互相戴着花环，一会儿你当新娘，一会儿我当公主。紫藤小院成了她们的伊甸园。

可是，有一天，紫藤小院面目全非了。紫藤小院再也不是麦家的小院了。

解放军进城的前夕，爷爷带着家眷和金银细软，匆匆逃走了。家里所有的人都带上，唯独没有带曹安静的妈妈麦素僧。这倒不仅仅因为麦素僧是他小老婆生下的孩子，大老婆在平常就不得意她，而且常常在爷爷面前说妈妈的坏话。也不仅仅因为麦素僧没出息，偏偏要考女子师范，偏偏要当什么小学教师，而且在学校里私下做主，和一个童子军的教官相好，结了婚，生下了曹安静。主要的是，那个要命的时候，麦素僧快要临产生养孩子了。逃命要紧，爷爷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

谁知道，爷爷刚刚逃出城，没跑多远就被乱枪击毙。其他

人如鸟兽散，再也找不到下落。

解放军进城了。一位不知有多大的干部住进了紫藤小院。曹安静一家住在东厢房。她的妈妈就在这个东厢房里生下了她的弟弟曹小弟。

象是为了给钮心慈找个伴，就在这以后不到半年，钮心慈的妈妈也给她添了个弟弟，叫做钮宗慈。

“我也当小姐姐喽！”

“我也当小姐姐喽！”

在枣树小院里，她们俩人高兴得搂成一团。她们哪里晓得大人们肚子里正都各自揣着一本难念的经哩。

唯一使她们有些遗憾的是，自从紫藤小院换了主人，那扇月亮门又整天紧紧关闭着了。高高的院墙遮挡住里面的一切。她们再也不能进里面去，用紫藤花编花环，戴在头上当新娘或者公主了。

3

住进紫藤小院的干部姓周，其实，他的官并不算大，不过是城建局的一位副局长，刚刚脱下军装，从国民党手里接过这座城市，管理这座城市，建设这座城市。正是年轻有为的年纪，他从老家接来妻子，和一个刚刚两岁多的小男孩周萌，自己经常不着家，成天在外面跑。整个一座城市哩，百废俱兴，要做的事自然多。曹安静和钮心慈，除了偶尔见到那个有些傻头傻脑的周萌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个周萌的爸爸呢。

和周家前后脚，又搬来几户新人家，粤东会馆一下子热闹起来了。会馆也彻底名存实亡，成了一个大杂院。

西厢房搬进两家：一家是原来大院对面油盐铺掌柜葛家的少爷葛传玉。一家是开汽车的司机丁家丁大泉。

东厢房搬进两家：一家挨着曹安静家，姓张叫张伦敦。听听这名儿，还以为他到过英国留过学呢。其实，根本没有。他只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念过几年英文，混在海关工作几年而已。另一家挨着张家，姓童叫童强。弄不清他是干什么的，人长得结实、英俊。他的老婆可以说是大院一枝出墙的红杏，煞是惹人注目。要说曹家、钮家也都算是大户人家，出出进进，从没有人象她这样浓妆艳抹，嘴唇涂得红红的，象吃了死耗子似的。高跟鞋亮亮的，苍蝇落在上面，都能滑得劈了腿。一件丝绒黑旗袍，把屁股兜得鼓鼓的，胸脯挺的凸凸的。

钮家也新搬来了一户，是钮心慈的姑姑钮洁茹，带着一个比钮心慈弟弟大两岁的小男孩。奇怪的是，他没有爸爸，姓着钮家的姓，叫钮行慈，他妈妈钮洁茹便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。钮洁茹长得不如钮鸿达英俊，她脸上有一半红斑，活象贴上了一块烙得通红的饼子，看着怪吓人的。

另外让人更奇怪的是从来没人住的大门口的门房，也搬进一户新人家，说是一户，其实只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，人称小王太太。为什么叫小王太太？开始，大家以为她生得娇小玲珑的缘故，日后，大家才真正明白。她是位神秘的人物，孤身一人，但搬家那天，光是水牛皮箱和樟木箱，就足足搬进屋里十三只。她的小屋从来都落下窗帘，也从来不让别人进她的屋。她离群索居，渐渐的，院里的人也就把她忘了，以为门房和以往一样，并没有住人。只有在夜晚，人们回来晚了，走过黑洞洞的门道，听见屋里一声声咳嗽，怪瘆人的，还以为屋里

藏着什么古怪的幽灵！以后，要是院里的大人为了吓唬不听话的小孩，往往会说：“你还不听话，我可叫小王太太去了呀！”小孩便会马上不哭，乖乖地呆在一旁了。小王太太成了一种符号，一种象征。

几年以后，大院里添丁进口。

几年以后，大院里又减少人口。似乎，是为了维持自然平衡。

一个秋天的下午，孩子们正在闹成一团，围着那三棵枣树，用长长的竹竿，噼里啪啦地打枣的时候，院里进来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，闯进了童家。打枣的孩子都愣住了。谁也不再打枣、捡枣了，目光都象聚光灯，停留在童家。不一会儿，童强从屋里被警察押了出来，手上戴着亮锃锃的手铐。接着，是童强的大女儿童自萍，她才五岁，跑到门口，一边叫着“爸爸”，一边大声哭着。

她的妈妈黄曼莉在她的身后，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童自宁，“啪”地给了她一巴掌：“嚎什么！回屋去！”一把把她拽回去，然后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关上了房门。那门声真响，吓得孩子们的心久久颤颤的。

童强原来是国民党的飞行员，解放前夕不干了，弃武从商，由他一位表哥介绍，参加了特务组织。他平常挺和气的，特别爱和小孩子们逗着玩，常常给孩子们一些那时候还少见的巧克力和羊羹。谁知道，原来他是个特务！

曹安静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童话：披着羊皮的狼。难道就在她的身旁，就在这个院子，居然就有坏人？她怎么也不曾想到过，特务？

几天过后，又来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，曹安静的心

立刻提到嗓子眼。难道院里还有坏蛋？会是谁呢？她的脑袋里迅速地把院里所有大人过了一遍电影。谁也不象。

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警察走进的竟是自己的家，爸爸和那天童强一样，手上也戴着亮锃锃的铐子。她象被突然而来的雷电击中的树木，立刻愣在那里。她觉得全院人们的眼光，也象那天逮童强一样，落在自己的身上。她在心中暗暗地对自己说：别哭！千万别象童自萍那样哭！她还是五岁不懂事的孩子！而自己是中学生了！

她咬着嘴唇，没有哭。当爸爸从她身旁走过，低着头，瞥了她一眼的时候，她真想哭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呀！她形容不出，也说不准到底是什么含义的目光。可是，她永远不会忘记这目光。

晚上，她早早地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脸上凉森森、湿漉漉的。她睁开眼睛，原来是妈妈伏在她的身旁，在悄悄地流泪，泪水滴落在她的脸上。她一把搂住妈妈，叫了声：“妈妈！”放声痛哭起来。

从这一天起，她在学校里担任的中队学习委员被撤职了。同学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她。就连她的好朋友钮心慈都不敢和她接近了，仿佛她得了什么传染病。

在院子里，她再无心打枣了，也无心象往日领着全院的孩子们，一起把各家的小人书、画报拿出来，办一个小小的图书馆，或者把家里的床单拿出来，用一根绳子挂起来，当做幕布，再捉上一瓶瓶萤火虫，开一个萤火晚会了……她开始同情起那个神秘莫测的小王太太来了。小王太太之所以不愿意和大家来往，一定有着伤心的事吧？

爸爸是由于当过童子军教官，而且参加过镇压学生运动，

被人揭发曾经亲手杀死过两名共产党员而被捕的。他被送进茶淀劳改农场劳改，正在审理，一时还没有判刑。

生平头一次，她觉得比别人低一头。自卑感，象厚厚的甲壳压着小小蜗牛。放了学，她不愿意回家。回到家，她又不愿意上学。她只盼望着能快快长大，然后离开这个家。

每月可以有一次探监的机会。

“静静，你去吧，给你那老不死的爹送点儿衣服！”妈妈把包好的一叠衣服塞在她的手里。妈妈可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呀！

“我可不去！人家该说我划不清界限了！”她连忙把衣服又塞在妈妈的手里，仿佛那是一盆炭火，拿在手里要烫着似的。

妈妈捧着头，嚤嚤哭泣着。她也跟着嚤嚤哭泣起来。

丁家大伯丁大泉从窗前打水路过，听见这娘俩一老一少哭得如此伤心，便把水放在院里，走进屋来，问：“怎么啦这是？有什么事跟你丁大伯说说！”

丁大伯是个仗义豪爽的人。妈妈指着衣服，又指指小弟：“您看，孩子又小，给他爸爸送衣服，静静又不愿意去，怕划不清界限！唉！真是愁死人啦！”

丁大伯转过头对曹安静说：“呃！静静，这就是你不对啦！划清划不清界限，不在这儿！你去！去吧！听你丁大伯的话，去吧！”

丁大伯把那包衣服又塞在她的手里，妈妈给了她几毛钱车费。她象被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推出了屋。

她抱着一包衣服，刚刚走出院子的大黑门口，背后传来叫她的声音：“曹安静！”

她回过头，是丁大伯的大儿子丁佳。他和自己是同班同